



书坊周刊·书香

宁肯：每个作家都是世界的一个窗口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日前，作家宁肯的代表作《环形山》出版，该作品前身是《环形女人》，这次出版宁肯将原小说的架构进行了调整，并修改了一些段落和语言。作为一位独特的作家，宁肯就像当代文坛的一个刺客，虽然作品不多，但是部部刺痛文坛，引起关注。40多岁才集中爆发出版小说的宁肯解释称，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非常大路货的写作是失效的，作家只能拿独门武功来刺激大家才能被认可。



▲ 宁肯近照



《环形山》
宁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作家简介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西藏生活多年，现任《十月》杂志副主编。2001年《蒙面之城》出版，荣获老舍文学奖。此后相继出版了《沉默之门》、《天·藏》、《环形山》等长篇小说。

1 在悬疑中抓住荒诞，让我很兴奋

齐鲁晚报：《环形山》的前身《环形女人》于2006年出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宁肯：《环形山》的故事框架在2002年就已经有了。当年我跟作家安妮宝贝有一次谈话，看过她的《暖暖》后我就想象一种场景，就是把暖暖的几个旧情人集中到一个山庄，放到一个陈列室中。后来我见到了北京一座真正的山庄，又完善了这个故事：一个沧桑的女人在北京购买了几座荒山，建房子、绿化，把旧情人都集中起来，用药物喂养，让他们不死不活。这个荒诞的故事让我很兴奋，一个拥有几条山谷的女人，本身就是稀奇的。

这个女人的故事记者写出来可能是一条新闻，但小说家看世界不是平面的，作家的想象力又是希望关注复杂的事物。世界也是这样，真实的基础上有更加真实的东西，在这个女人的故事外表下，我又加了更多人物心理的活动，另外构筑了一个心理世界。作家让生活有透视感，写了真实之外的东西。

齐鲁晚报：这样一个故事，您糅合进希区柯克的悬疑电影等元素，但这又不是一部流行小说。您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宁肯：我就是想讲一个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式的故事。神秘庄园里有一个密室，一个女人存放了几个用药物喂养的旧情人，有一个瘸子侦探想一探究竟，便有一种希区柯克的味道。希区柯克的作品本身也与通俗的电影不太一样，他加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受此影响，我的小说也有大量心理和精神分析。但是希区柯克的作品又是流行的，我还不满足于此。

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了卡夫卡式的荒诞，在希区柯克的基础上加入荒诞的元素，让小说有了纯文学的味道。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能触及人类深层的东西，而在悬疑中抓住荒诞，则让我很兴奋。这个小说写出来也变得很怪诞，主人公瘸子侦探悖谬的一面，就很有荒诞感。

在加入荒诞元素之前，本来打算将瘸子侦探写成福尔摩斯、波洛一样的人物；决定写荒诞小说之后，我将主人公描述成了一个“大脑发达，身体差”的瘸子。侦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瘸子，最终却成了真正的“瘸子”。瘸子侦探是为了处理谋杀案而进入庄园的，他找到了他的理想，但是最后却卷入庄园主的商业活动中。

总体来说，小说关注的虽是通俗的东西，却是纯文学的精神。这是一部怪异的小说，可以从很多面解读的小说。其中容纳的通俗元素比较多，在我的作品中也是处在边缘化的位置。评论家耿占春就曾评《环形山》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异类的小说。

2 博采众长，汲取作家们的可取之处

齐鲁晚报：小说中很大篇幅在描写罗一、苏未未、简女士和叶子等女性形象和心里活动，对女性心理的判断很独特。男性作家写女性形象，如何去把握？

宁肯：男性作家写女性写得很好的有很多，甚至有男性作家写女性比女作家写得还要好。按道理来讲，女作家更了解女性，但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生活中的女性又不太一样，文学作品加入了想象，加入了作家的理解，而这部分东西又是在生活中不太容易见到的。真实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限制的局部的人，生活中看不到完整的女性人物，所以写作时就需要作家去分析、去想象，从而文学中的女性充满了现实中缺乏的东西。那么，谁最了解女性在现实中缺少什么呢？那就是男性了。

男性看女性，一般都是希望看到想象中的女性，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补充了现实的局限性，被现实所遮蔽的东西就表现出来了。如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等都是深入人心女性形象。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女作家写男性却不是特别擅长，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想透彻。

齐鲁晚报：读您的小说时，无论是《蒙面之城》、《沉默之门》还是《环形山》都会找到一些国外作家的写作手法，比如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和卡夫卡等。您觉得这些作家影响过您吗？

宁肯：其实我跟卡尔维诺的写作还不是特别有关系。我在阅读中接受的东西特别多，很难找到真正地、鲜明地影响我的作家。无论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我从中汲取的营养都挺多的。每个作家都是世界的一个窗口，打开的窗口越多，就越全面。这些窗口都对我有影响，但是我的窗口又是另外一个窗口。

我喜欢博采众长，尤其喜欢汲取其他作家的可取之处。我很喜欢卡尔维诺，但是他的一些抽象的作品我不是很喜欢。大作家们为什么优秀，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东西，有了他们能看到世界独特的东西，没有他们就发现不了。

3 每个作家都有其独门武功

齐鲁晚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您是“当代小说的一个刺客”。

宁肯：刺客就得有拿得出手的刀法。每个小说家一出场要想引起读者的注意，必须有特有的武功。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非常大路货的写作是失效的，作家只有拿独门武功来刺激文坛才能被认可。每个作家的成功都是缘于他的独门武功。我不像很多写作者一样从年轻时开始写小说，我是40多岁积累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的，对文坛形成了很大刺激，所以“刺客”这个说法，我很认同。

齐鲁晚报：还有评论家说，您也是比较难以归类的作家，您创作了独特的、打上了自己特色烙印的小说人物。您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可您与那个年代的作家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呢？

宁肯：关于归类这个问题，其实从古至今、国内国外，不管在当代文坛还是在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作家是难以归类的。无法归类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出现了一个写独特小说的作家觉得难以归类，是因为研究者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研究这个新作家。他的作品确实不太好归类，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类型的小说。当到了一定程度，我的作品被慢慢认识，被划分成独特的或单独的一种归类，而当别人也开始写这个类型的小说时，这个类别就形成了。

齐鲁晚报：您提到40岁之后，作品集中爆发，您的文学之路跟别人不太一样。

宁肯：我的文学之路比较曲折。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个写诗的，后来写散文，尤其是写了很多“新散文”。但是我的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完全中断了，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精神断裂的感觉，完全不写诗歌和散文了，我的文学之路还没有成型就已经终止了。这段时间我甚至去开过公司，放下了写作。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都40岁了又拿起笔开始写，但是这个年龄已经不想写中短篇小说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中短篇的容量又太小，只能用长篇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我集中爆发出来的是长篇小说，不像很多作家是从中短篇慢慢写起来的。2000年《蒙面之城》写出来之后发表又成了问题，在投稿给《收获》等杂志石沉大海之后，我发表在网，引起了很大轰动。

其实，早期无论是写诗还是写散文，对后来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把诗歌和散文的东西放到小说中，很少有作家能这样。有评论家说我是“躲在小说背后的诗人”，我很认可。

新书秀场

传统



中国文联出版社
蒋勋 著
《九歌：诸神复活》

蒋勋先生以温情悲悯的人世情怀和通今达古的文化视野，用林怀民云门舞集的《九歌》透视屈原《楚辞》的《九歌》，通过独到而用心的视角和述说，带领我们回到2000年前，感受穿越历史时空的流浪感和孤独感，寻找中国人精神长河源头最原始的精神图腾。

译文



南海出版公司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枯枝败叶》

小说描述了马孔多镇的一家祖孙三代，在一个上吊身亡的大夫死后，到其居所为其收殮的半小时内，三人各自的所见与所思。小说叙述视角在三人间不停转换，折射出具有象征意义的马孔多镇被香蕉公司侵入后二十多年来的变迁。

历史



新星出版社
金满楼 著
《门楣上的民国》

民国的诞生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年代，但结果只能用“凌乱”来形容。革命过后，袁世凯、北洋派、革命党，乃至各种形形色色的专业政客与江湖人士，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民主共和的尝试究竟能否成功，所有这些，都将在本书中找到全新的答案。

社科



安徽人民出版社
[美]安德鲁·基恩 著
《数字眩晕》

我们栖居于信息之中，实际上，我们已成为了“信息”。网民的一切隐私，都可能被各类机构和个人，以各种方式谋取利益。本书是继《网民的狂欢》之后，安德鲁·基恩更加深入地反思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人们利用互联网牟利，同时也利用互联网伤害别人、伤害自己。

生活



山东人民出版社
执行主编 王见
主编 初化臣
《名律师答疑》

该书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频道2012年《周末说法》节目的集萃汇编，书中收录了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最为关心的房产纠纷、交通事故、离婚处理等八大类、形形色色的真实纠纷案例，分别由国内、省内著名律师做出解答和建议。行文方式具有鲜明的广播节目口语化特点，并附有著名律师的联系方式和专业特长，便于听众和读者咨询求助。